





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先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

許訖切顏曰周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

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

禮樂大明○先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

宋吳乖離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





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諸子祕曰異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端起乃  
乖離於圖徽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  
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  
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誤吾子  
徽美○光曰漢書作圖徽今從諸家誤吾子  
祕曰綺靡荒唐彫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先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曰然童子彫蟲篆  
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  
曰漢儒之賦古

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  
○祕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或曰賦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可以諷平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  
牆填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如  
之類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  
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  
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光曰宋吳本無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  
曰字今從李本  
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曰女工之蠹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矣霧殺雖麗盡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劍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擊

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威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囹圄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

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犴或作狴

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切或作狴又匹迷

切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或問景差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宋玉楚大夫枚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曰必也淫言無

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益於

矣霧殺雖麗盡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劍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擊

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威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囹圄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

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犴或作狴

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切或作狴又匹迷

切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或問景差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宋玉楚大夫枚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曰必也淫言無

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益於

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威曰詩人之賦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

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曰曰覽者已

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



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為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入室必以

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

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曰使白為黑惡紫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秘曰似曰聰聽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

難辨唯聰明者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

善視師曠善聽今不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

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

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或問

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

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

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秘曰

九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

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曰中正則

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

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

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失之矣○秘曰哇淫聲也五聲聲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請問本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擊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

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安不能謬也

○秘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

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

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摧今從李

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

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概以中正

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澠法度也咸曰澠亂也○秘

澠亂正法屈原曰澠其泥而揚其波○光曰

澠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辭

汨亂道真人多悅而

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

九勿切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

者達

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

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

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汗如玉之瑩矣然為上

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



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  
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  
不足言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其智也  
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  
○祕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辭不足則質矣  
○祕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  
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  
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切辭勝事則賦咸曰  
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揚子  
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  
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  
虛過非也○祕曰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  
據當時賦之賦事辭稱則經辭美少則聽  
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  
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

○光曰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  
尺證切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辭足容戒施  
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薦實之真○咸曰足  
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  
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  
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  
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  
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威儀  
有德則為文章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  
無德則為澆偽  
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  
孫龍辯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者之徒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咸曰言棊鞞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  
此○祕曰椀當為椀椀刮摩也棊鞞戲具器



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梳舊本作梳音緩又音欸○宋  
曰梳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梳刮摩也言  
刮摩皮革以為鞣○光曰梳當作梳梳呼願  
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鞣  
言圍棊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不合乎先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

必以仁義○秘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崩施也况

介丘乎咸曰遷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崩施作遷迤今從李本崩力

紙切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

移邇切

乎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秘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知眾

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

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

出耳○光曰惡音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為下同沱徒河切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秘曰惡安也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秘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



類之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

入矣崕谷也。○祕曰崕宜讀如陁陁山中絕

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

好矣。○光曰崕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

言不可以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祕

入於道也也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

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

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

哉吾獨有不學之戶哉○光曰闕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

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曰史乎史乎愈

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

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

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

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

○祕曰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

戰兢○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

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



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

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辯人狸別其文萃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祕曰辯人睇君豹變則虎咸曰狸變豹豹變

然善誘人也○祕曰君子睇聖人亦聖人之

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

若能變更其質去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

也彼取此孰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

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

木鐸也不見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

無淫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穢亂聽有淫

侈則邪僻○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

是非淫謂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吳

聽入邪哆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祕曰

○諷以正道而其辭以邪哆矣未有述邪哆而

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  
於聖道者也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或曰童而習  
祕曰孔子之道已較音覺易以鼓反或曰童而習  
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鼓反或曰童而習  
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祕曰紛如亂而  
白首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  
後能言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也○祕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  
人干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  
子請見孔子以絜已與之不詐詐也○光曰  
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  
儒估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  
詐勝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咸曰  
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堅  
子皆知之矣豈特揚子言而後辯哉夫不姦  
姦者謂不姦其姦知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  
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祕曰如使姦  
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之也○光曰已之耳目多聞則守之以約所  
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簡要○祕曰百家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  
之聞守之以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曰衆言之見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守之以聖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祕曰  
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  
知聖道之卓○光曰約謂綠衣三百色如之  
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領雜色不可入

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

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

也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

曰簡則要而易守也祕曰一炳而易見也必

易從坦然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震風凌雨凌暴○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幝幝

也夏大也幝幝蓋覆也○光曰吳本幝作幝音荒今從李宋本幝莫經普耕二切又音

并又音萍虞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

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充聖人崇仁義正愆違○祕曰聖人也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

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治亦宜亂亦宜如郭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

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楊朱之道拔

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已也然為已乃

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

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已猶得

不毀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



靡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之塞路者有矣秘曰若韓莊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

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各狀雖殊其性

於命皆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音烏曰在則人

亡則書秘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有本真秘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

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

故曰不本諸身自求之義○秘曰言陳施之

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

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

本真不能正己以正誤脩身秘曰內充至理

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而行止出處皆

度咸律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秘曰矯思猶正思

箱也○光曰思斯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



必中矣

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道之謂

宜奠定也。○光

人之性也。善惡混

子以爲人

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

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

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

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

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

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者，善惡之

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

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

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

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

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

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

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

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秘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猶陰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移雖然不學則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疇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

也歟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

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

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秘曰揔百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光曰孔子以

王之法已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曰聖人樂天知命

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勤咸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

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知命則不憂咸曰

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臣曰

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離或問銘

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或問銘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戒慎

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至聖人之辭可為也所謂文章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秘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

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

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誠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行貴令信敬素著○秘曰彊學以多識力行

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

亦可行矣珍其貨而後市必貴脩其身而

亦珍貨價



後交

必修身交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

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光曰先成已道然後接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

物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

○秘曰慎言榮辱之主慎

上交不

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光曰宋吳本有

本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

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道人道

人之道理而無所逆

○秘曰易曰各從其類

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

小人之交謂之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

而不為高不高矣

朋黨非朋友也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

而不為高不高矣

秘曰譬如為山未

仰天庭

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

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秘曰仰聖

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

若仰觀聖人之道則

知已所守之下矣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邵也

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

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

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匱者廢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使見



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咸曰明謂

○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或曰仁

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祕曰可義路也

可以禮服也祕曰可智燭也信符也

如衣居宅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

符契可以致誠○祕曰可以合契處宅由路

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發

道有意哉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惡乎自畫○

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

已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

祕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光曰曰率馬以

驥不亦可乎祕曰治已以道當以仲尼之道

○光曰高由節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

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

尼之道深遠不可疆學○咸曰喬喬當為驕

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



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大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論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莨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圃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莨莠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莨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曰日有光月有明吳本上田音甸喬音驕曰日有光月有明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

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

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榮枯莖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 榮魂曠枯糟莖曠沈日莖芳无切 摘 填索塗冥行而已矣 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固牆之論也○宗元曰榮明也榮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莖如葭莖之莖目精之表也言魂之榮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日日月目之用廢矣以



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秘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萃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杖擗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葦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擗，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日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為棄日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則有觀。可觀望也。○秘曰：非禮不好。敢問四

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狂人必行輕則招辜

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好輕

則招淫。咸曰：嗜其邪。禮多儀，威儀也。或曰：日

昊不食肉，肉必乾；日昊不飲酒，酒必酸。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

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

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秘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



賈人術鬻過實今從吳宋本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

然後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然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

意也喻君子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臞曰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

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

樂○光曰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粹謂

以手粹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粹在

忽切百官牛羊若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

之樂顏氏德也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或問犁

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鞞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

犁雜色玄駢也駢赤也皮去毛曰曰同咸曰

陽子卷三

九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祕曰致  
 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孝于宗  
 廟山川貴純色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犁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犁不犁也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  
 色可矣故犁與不犁皆用之○祕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猶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割苦  
 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  
 則何必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  
 禮文也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  
 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魯不用其言非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好而問之也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問○祕曰今  
 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  
 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

者宜辨之○光曰與周道於東方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

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其

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秘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

知樂禮樂之不存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

在蠻貊則引之也

非同貫不亦甚乎感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

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

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

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龐迹一

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母百切言夷貉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秘曰上衣

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乎非之聽口不隸乎

矣安用之

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秘曰無聽

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

易子卷三



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言則

富貴不義而生○秘曰志賢者曰義行義以

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秘曰志聖人曰神神德行

○秘曰惟義所在義也者○秘曰志聖人曰神神德行

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

而已○秘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

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謂聖人觀

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觀乎

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秘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

天地聖人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

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

已正聖人好已師秘曰欲廣其道○光天下

有三檢光曰檢猶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

安其家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遍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觸情

○秘曰不性其情○光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

○光曰如禽獸○光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

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光由於獨智入

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光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由於獨智入



自聖門

秘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

禔安○秘曰禔福也

曰禔是支社奚

曰其為中也弘深

中者心志也弘深敦

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

外威儀也括

法也○秘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

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

肆不放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秘曰悔

吝生平分元愾大惡也○光曰愾徒對切慎

之於微則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訓

乎已

苟或令人慎已○秘曰上士好德聞言

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言不違理故形不

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秘曰

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

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恥

者是全德之人也故維聖人猶敬憚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二



不揚公集

三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 (Shanghai), overlaid on the page.



